

第一章 穿越到山村

「咕、咕咕咕——」

天濛濛亮，將亮未亮之際，打鳴的公雞站在壘高的稻草堆上，仰長了五彩鮮豔的雞脖子叫晨。

雞啼三聲，仍未叫醒這家小主人，天，還是沒亮，有點微光。

盡完責任的大公雞跳下稻草堆，五隻下蛋的母雞已在窩巢下了五顆蛋，咯咯咯的出來覓食，低頭啄著地上的小石子，在圈起的雞窩裡走來走去，啄食漏網的米糠。

這是一間還不算老舊的三合院，有五間屋子，中間是正堂，招呼來客和供奉女主人牌位，左邊兩間屋子是小姑娘的起居室，一間是臥室、一間供她擺放物件，右邊則是男主人寢間和書房，旁人不得進入。

正屋兩邊各有三間廂房，一邊打通做為學生讀書的書舍，一邊是客房、廚房，以及洗漱間，茅廁有兩間，在三合院後頭，與柴房相鄰。

這家的男主人是位夫子，在村子裡開辦私塾，一個月收費三百文，包一頓中飯，學生不到二十名，因此算是勉強可度日的窮夫子，妻子早逝，與年僅九歲的女兒相依為命，只要不有大病痛，日子還是過得下去。

「溫顏、溫顏……」

「溫顏、溫顏，妳起來了沒？」

三合院的隔壁就一戶鄰居，兩家隔著一堵人高的紅磚牆，鄰家是少見的二進院。在以泥磚房為主的小村子裡，這座二進院可說是唯一的「富戶」，有大房子又不缺糧少食，令人羨慕。

不過外人看來是一回事，實際上情形如何只有他們自己清楚，這家人是不缺吃喝，但是說起銀子來，那也是一把不可道於人知的辛酸淚，只可意會，無法言喻。

「別喊了，一大早擾人清夢，我快睏死了……」靠著牆的四方窗子一拉開，露出一張睡眼惺忪的小臉。

一向重眠的溫顏早上起不了床，日上三竿才能起床，她還有很嚴重的起床氣，誰吵她誰就是她仇人。

而她那身為女兒奴的帥爹爹從不吵醒自幼身子就弱的寶寶，一向讓她睡到自然醒，老當她才三歲大。

「溫顏，前兩天剛下過雨，妳不是說要上山撿草菇嗎？還要看看有沒有草藥，叫我早點叫醒妳，以免去晚了菇子被村裡的大娘、姐兒採光了……」

一人高的圍牆上冒出半截身子，趴在牆頭，一名容貌俊秀的少年年約十一、二歲，腳下踩著木頭椿子朝小姑娘輕喊。

揉著眼皮子，溫顏打了個哈欠，伸伸懶腰，「好啦！你等我一下，馬上就好，你揹著籮筐在門口等我。」

「好，妳慢慢來，不用急，我等妳。」少年臉上帶著微微的紅，不知是清晨的微寒凍紅了，還是害羞。

穿著單衣，髮絲亂成雞窩頭的溫顏起床第一件事不是洗臉穿衣、梳理頭髮，而是

從放在床頭邊的小櫃子上，取出放在匣子裡的蜜餈，先吃上一顆補上熱量和糖分再說。

對鄉下人家而言，糖算是奢侈品，雖然溫醒懷疼女兒為女兒準備一小盒糖塊給她備著吃，可是數量還是不太夠，她半個月就吃光了，而家中的銀子只夠過冬。

所以有低血糖問題的溫顏改吃含糖的蜜餈，一樣有清醒作用，酸中帶甜，甜中帶酸的小果子讓人一下子醒了過來。

一會兒，打扮得清清爽爽的溫顏也揹了個小背簍出門，她穿著保暖的小襖子，襯了棉花的綁腳褲和皮製小靴，頭上綁著沒有任何飾物的麻花瓣，樣式簡單又方便出入，手上拿著夾著肉片的大饅頭。

「給你。」

看著白麵饅頭，高小姑娘快半截身子的少年嚥了嚥口水，卻還是婉拒道：「我……我不餓，妳吃……」

他才一說，肚子就發出咕嚕咕嚕的聲響，讓他困窘地紅了臉。

「拿著，我昨兒特意叫我爹留的，放在未熄火的灶上溫著，早上一起來它們還沒冷掉，趁熱趕緊吃。」

她一共留了五顆饅頭，三顆有肉、兩顆沒肉。

她爹是大人，食量又大，所以兩顆沒肉，一顆有肉的饅頭，管飽。

而他們還是孩子，一人一顆夾肉的饅頭，營私塾煮一頓午膳的周大娘做的饅頭一向很大，夠他們填飽肚子了。

「嗯！溫顏，妳真好。」

少年接過大饅頭吃著，吃相斯文，很有教養的樣子，反觀走在前頭的溫顏，大口咬著饅頭，三、兩下就吃個精光，兩頰鼓起的模樣像貪多的小松鼠，讓人深恐她會噎死。

「我不好，我只喜歡當壞人。」好人不長命，禍害遺千年，村裡就沒幾個好人，全是碎嘴的，和想佔便宜的。

「溫顏，喝水，別噎著了。」少年拿出煮好放涼，用竹筒裝的紅棗茶。

不跟他客氣的溫顏順手取來，仰頭喝上一大口，「快走，別磨磨蹭蹭了，不然又遇上大嘴婆……」

真的不能背後說人閒話，才剛說到大嘴婆，村裡起得最早的陳三娘和女兒大妞正好迎面而來，她家是做豆腐的，母女倆起早貪黑的磨豆子，點豆腐，再挑到十里外的鎮子賣。

這家的男人是個懶漢，只負責磨豆子，其他一概不管，磨完豆子便回去睡懶覺，睡到妻女賣完豆腐回來才起床數銅錢，看賺了多少。

所以這對母女有了紅眼病，十分嫉妒溫顏的好命，每回一碰上總要酸上兩句，說些扎人的酸言酸語。

「哎喲！小溫顏，難得見妳起了一大早，今兒個太陽打西邊出來不成，瞅瞅，我都要沾福了。」哼！瞧這一身衣服可真體面，碎花小襖來著，她家大妞只能穿她的舊衣。

小姑娘穿什麼都好看，眉清目秀，白白淨淨的，一雙水靈靈大眼像是會說話，叫人看了又妒又嫉。

若她家女兒有這丫頭一半長相，媒人早上門提親了，也不致讓她愁白了髮，從早到晚擔心女兒嫁不出去。

「嬸子早。」即使不太樂意，想繞過陳三娘，但是為了爹在村中的聲譽，溫顏規規矩矩的問候一聲。

「早呀！溫顏，一早帶著小未婚夫上哪去呀？啊，是童養夫，多乖巧，婦唱夫隨呢！」她捂著嘴，老母雞一般的格格笑，眼露輕蔑和不屑，還下巴一抬用鼻孔睨人。

「我不是童養夫。」漲紅臉的少年怒不可遏。

「別理她，有人天生多長一張嘴巴。」溫顏拉著少年的手，快步走過陳三娘和她女兒。

「嘖嘖嘖，都手牽手了，世風日下，人心不古……」陳三娘嘴賤，一張口就停不下來。

溫顏倏地一回頭，「嬸子，妳家二郎、三郎的東脩要記得送過來，再不交錢就沒書唸了。」

「妳、妳跟我要……要銀子……」她忽地口吃，面色忽青忽白，還有些發紫。

「我爹是個讀書人，不善與人口角爭執，但妳家從去年九月、十月、十一月到臘月中已欠了三個半月的東脩，再不付清真的得回家種田了，今年起我家由我管帳。」她可不是她爹，高風亮節，寧可縮衣節食也要作育英才。

溫醒懷就是個死讀書，讀死書的呆書生，整天之乎者也掛在嘴邊，考上個秀才功名就因家境緣故而未再進一步，以自家為私塾收了學生，教些三百千，識識字。村裡的孩子普遍家境不好，能識幾個字就不錯了，他教的是啟蒙，六到十歲左右的孩子，日後出去不被騙，或做個帳房，不要求高深的學問，四書五經也就偶爾講上兩篇。

當然也有幾個上進的學生，在溫夫子的啟蒙後到了鎮上的私塾就讀，他也樂觀其成，代為寫推薦書函。

只是溫醒懷為人太過和善，教學生是有教無類，誰想來都能來，可是一遇到有人叫窮，想拖欠一、兩個月學費，他雖面有難色卻狠不下心拒絕。

這一拖再拖拖到「忘了」，還厚著臉皮蹭上頓飯，長久下來也是不小的負擔，臉皮薄的溫醒懷依然不好意思開口催討，像陳三娘這樣的人家就故意欠著，欺負老實人。

「這……呵呵，時候不早，我們要趕著去賣豆腐，回頭再聊……大妞，走了，還看什麼……」再看也是別人的，沒她的分，人家早被相中了。

大妞一看再看溫顏身邊的少年，如果不是被她娘拉著走，都想往人家身上撲，一訴衷腸，「娘，我和錦年哥哥說說話……」一句也好，她好喜歡他，想跟他在一起……

「說什麼說，就妳那長相人家瞧得上眼嗎？別給老娘丟人了。」她還有自知之明，

落難的公子仍是天上星星，不是他們高攀得起的。

「娘……」

「走了，還賣不賣豆腐，一會兒賣不完，看妳爹會不會打死妳……」銀子最實際，不咬人。

晨霧中，陳三娘母女越走越遠，兩人的聲音也越來越小，直到聽不見，消失在漸漸散開的白霧裡。

溫顏兩人也繼續往山裡走，一邊走一邊說話。

「還叫你錦年哥哥，真是不要臉，大妞都比你大一歲呢！」她怎麼叫得出口，聽得人都起雞皮疙瘩了。

「我不是童養夫。」少年氣悶的跟在溫顏身後，面色潮紅，有些上氣不接下氣。明明身子不好的人是溫顏，可是在一個冬天的進補後，反而她比鄰家少年的氣色還好，爬起山來健步如飛。

「風錦年，你是傻的呀！別人胡說一通你也當真，你要是覺得太早定下婚約，你解除不就得了。」

真當她非他不嫁呀！外面那麼大，她遲早有一天要走出去，看看這世界，沒婚約在身正合她意。

一聽要解除婚約，風錦年急了，連忙捉住她的手：「我娶妳，溫顏，我只喜歡妳一個。」

風錦年的爹風長寒原本是世家公子，住在五進的大宅子裡，家族龐大、人口眾多。風長寒是嫡出的孩子，無奈其父寵妾滅妻，偏愛側室，在側室的算計下，身為嫡長子的兄長因病暴亡，身後只有一妻一女，而他則被誣陷對庶母起了不軌之心，遭盛怒之下的父親逐出家門。

幸好其母將其私房和首飾全給了淨身出戶的風長寒應急，這才買下一座宅子和百畝田地供人佃租，有些許銀兩傍身。

只可惜他頗有些書生意氣，不能忍受名聲被毀，更不願承認這無稽的罪名，鬱結在心，一病不起，成日與藥為伍，纏綿病榻。

心結不解吃再多的藥也好不了，上好的宅子和田地也因為看病吃藥而一樣樣賣掉，最後只好搬到天坳村。

那年風錦年八歲，就搬到溫顏家隔壁，他們手中尚有餘錢，將殘破的農家改建成二進院，留著一僕婦一婢女侍候，只是坐吃山空，後來僕婦和婢女也養不起了，放她們走了。

去年冬天特別寒冷，大雪封山，剛考過府試的風錦年打算隔年春天再考院試，若能考進官學，便成為年紀最小的秀才老爺。

誰知天有不測風雲，他爹的藥沒了，沒法出山買藥，就這麼熬死在床上，死前怕妻小無人照料，便和隔壁心善的溫醒懷定下兒女親事，盼溫醒懷能多看顧一、二。但是溫醒懷也是個黍麥不分，人情世故少根筋的人，為了幫忙風家的喪事竟把高燒的女兒獨留在屋子裡，她因熱而踢開被子，活生生凍死了，大半天無人得知她已死去多時。

等溫醒懷想到女兒該吃藥匆匆往回趕，卻見女兒站在灶台前，升火熬著米粥，沒灶台高的孩子將切碎的臘肉放入粥裡一起煮，面無表情的看著提著藥包與她對望的父親。

那時溫顏已經不是原來的溫顏，靈魂來自另一個世界，她是無國界醫生，以及國際排名前三的殺手，她被捲入公共汽車爆炸案，當時車上有恐怖分子安排的人肉炸彈，她根本逃不掉，全車二十七人一起炸成肉塊。

「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激動個什麼勁，把手放開，我們早點進山好早點回去，你下午還要上課。」毛都還沒長齊就想娶老婆？等他見過的世面多了也就不稀罕她這個小村姑。

溫醒懷的學生以七歲以下的居多，對於他們的安排是，上午上課，到了下午便練字、背書、複習教過的課文。

而幾個年紀大又有上進心的孩子則另外再教四書五經，制藝作文，風錦年是其中之一，也是書唸得最好的一個，連天坳村村長都寄以厚望，主動幫他出午膳費用。要不是被他爹耽擱，今年三月天坳村又出一位秀才郎，不吊等到守完三年孝再考。

「溫顏，妳真的認識草藥嗎？」

他本來一直以為要上山採蕈菇，誰知道進山前她說還要順帶找草藥，他就納悶了，她什麼時候認識草藥了？

在去年這個時候她還全身裹得緊緊的，不肯踏出房門一步，彷彿一出門就會凍成冰棍。

二月初五，天氣乍暖還寒，越往山裡走越覺得山風凍人，他手上套著溫顏為他做的露指兔毛手套才暖和一點，腳上鞋子裡也是塞兔毛，但不是皮製的。

去年冬天太冷了，兩個孩子餓肉了，身子好一點的溫顏就教小未婚夫設陷阱捉兔子，兩人也算好運，捉到一大兩小的兔子燉肉吃，兩家四個人剛好吃一頓。

大的兔子剝了皮給腳小的溫顏做了一雙兔毛皮靴，兩隻小兔子的皮毛做不成一雙男孩的靴子，溫顏靈機一動便照著錦年的手畫了手形，前後兩片縫在一塊便成了手套，做成露指的款式方便他練字或做其他雜事。剩下的兔毛也沒多少了，直接塞入他的布靴子裡，至少保暖些，不會凍著了，物盡其用。

「一知半解。」

她穿越前學的是西醫，開膛剖腹不在話下，可是對於中醫就是霧裡看花，幾種常見的中藥倒還識得，像金銀花、連翹、鬼針草、黃花地丁、三七等，像黃精、石斛、當歸、天麻、紅景天這一些藥材，就算她瞧見了也認不出來。

不過她穿過來之後有惡補了一下，能認得的種類更多了。

「嘆？」他愕然。

「收起你錯愕的表情，一知半解就不能挖草藥了嗎？你爹臨走前送了我爹一箱籠的書，其中就有兩本醫書和一本草藥簡要，藥草書上記載了上百種常用藥草，還附上草藥和草藥形狀的說明，人沒傻就能找到。」

「妳看過書了？」他記得爹生前常翻閱醫書，久病成良醫，爹想治好自己，只可惜……事與願違，風錦年面色悽然。

「看過了。」這不是廢話嗎？要是沒看過她也不會來找藥材啊。她得好好地引導他，讓他開竅，別問些傻問題，也別像她爹一樣成了死腦筋的人，不知變通。風錦年放心的吁了口氣，「溫顏，山上危險，有吃人的野獸，我們不能進得太裡面，安全為上。」

「嗯！知道了。」囉嗦。

溫顏口頭敷衍著，心想若能打頭狼或獐子就好了，家裡缺錢，她又想吃兩口肉，整個冬天慾壞了，嘴饞。

「溫顏，妳看那邊的枯木上頭，長了一片白白的是不是菇子？」風景年指著不遠處一棵倒木。

「咦！你眼睛真利，那是平菇。」數量還真不少，能採半簍子。

「妳別動，我來摘，那邊草多，會割傷妳。」他找了根枯枝往草叢上打了幾下，沒蛇出沒才靠近。

「嗯！你摘平菇，這裡有些草菇，我來採……」

初春的山上長了不少鮮嫩的野菜，溫顏看見草菇旁的山蘇、薺菜，順手採了一大把往背簍裡放，春天吃野菜正當季，又鮮又嫩不澀口。

兩人一邊摘野菜、菌子，一邊找著能賣錢的草藥，還真讓他們找到幾樣，為數雖不多但也叫人非常高興。

有了好的開頭還怕賺不到銀子嗎？

兩人見獵心喜，不自覺越走越遠，深入村民不敢進去的林子，儘管日頭漸高，有陽光射入，但林中仍有股森森寒氣。

風錦年背上的籬筐裝了九成滿，他直起發痠的腰準備喊溫顏一聲，該回去了，再晚他就趕不上溫夫子的課了。

忽地，他身子一僵，兩眼望著前方，驚恐萬分。

「溫……溫顏……豬……妳……豬……」他一急，說話就結結巴巴，沒能說得完整。

「你才是豬。」膽肥了，敢說她是豬。

「不……不是妳，是妳後面……」有豬。

「我後面？」回過頭一看，一頭小山豬正拱著地上的山芋，哼哧地用豬蹄刨出一個坑，露出底下拳頭大的芋頭。

「溫顏，快跑……」野豬比狼更凶狠，被撞上了非死即傷，很少能全身而退。

「好。」她嘴上說好，可做的卻是找死的事，她將挖野菜的小鏟子往背簍一扔，兩腳飛快的衝向小豬，抱起小豬往後跑。

「溫顏——」她瘋了嗎？

風錦年想叫溫顏把豬放下，可是他還來不及開口，被捉住的小豬發出淒厲叫聲，樹叢後一陣搖晃，豬爹、豬娘、豬祖宗，一窩子豬七、八頭全跑出來，狂追兩人……

「溫顏，抱緊，不要鬆手……」嚇得冷汗直冒的風錦年一臉慌色，仍沉住氣叮嚙

溫顏，待在樹上，想著脫身之法。

林子裡什麼最多？

樹木最多。

兩個手無寸鐵的小孩，在大大小小的野豬逼近前，一前一後爬上大樹，在同一棵樹上一人抱著一根腰粗的樹枝不放，心有餘悸。

他們也算老天保佑，這棵樹夠粗壯，足有丈高，枝節甚多好攀爬，人有雙手雙足能往上爬，而豬兄只能在底下刨地嚎叫，用豬頭使勁的朝樹幹撞，撞得頭破血流。

「風錦年，你想不想吃豬肉？」好多好多的肉，夠他們吃上一整年。

「妳說妳背簍裡那頭小豬？」小是小了點，不過也是肉，夠吃兩天吧！只是……他們得跑得過一群豬，否則全是妄想。

「不，我指的是下面那一堆。」在她眼中是醃好的臘肉、燻豬肉、金華火腿……想想就嘴饞。

聞言，他臉色變了又變，幾乎呈現墨色沒調好的淺黑，「我沒聽見、我沒聽見，她在瘋言瘋語，腦子被嚇傻了。」

不過，她就算傻了也是他娘子，爹和人說好的事他必定做到，絕不食言，出爾反爾，即使……他活不過今日。

樹又用力的搖晃一下，抱樹喃喃自語的風錦年緊閉雙目，他不想看到自己摔下樹，被豬活活咬死的慘狀。

他很害怕，更怕保護不了才九歲的未婚妻，溫夫子對他有恩，替他埋了父親，他就算死也要救下溫顏。

這時的少年已有自我犧牲的念頭，娘無法接受爹的死，渾渾噩噩臥病在床，溫顏是為了幫他攢銀子請大夫給娘看病，才一起入山，想弄些值錢的貨賣錢，所以他不能讓她有事，她一定要活著出去，他們風家欠下的恩情不可不報，死他一人就好。

溫顏很沉穩地說：「我是認真的，你別當我在胡言亂語，你看你左手邊是不是有手腕粗的藤蔓。」窮則變、變則通，天無絕人之路。

他小心的將頭一偏，睜開一條眼縫，「沒手臂粗，但也不細，妳要藤蔓幹什麼？」

她吩咐道：「綁在小豬身上。」豬呀豬，你的肉就是給人吃的，別怪吃肉的人殘忍，姊姊會幫你超渡。

「綁在小豬身上？」

「對，守株待豬。」讓牠們自個兒上門找死。

他一頭霧水，完全聽不懂她在說什麼。

在離兩人三尺外的一棵百年生的櫟木上頭，一名白鬍子老頭橫臥在樹冠頂端，他一腳平放、一腳弓起，手裡拿著一只白玉酒葫蘆往嘴裡倒酒。

他看似爛醉如泥，一個翻身就要往下掉，可迷濛的眼中精光爍爍，直射抱樹而不慌不亂，而且盯著樹下野豬的小姑娘。

溫顏絲毫沒有察覺，繼續發號施令，「你把藤蔓的另一端給我，再量好垂地的距離將藤蔓切斷。」

雖然不知道她要做什麼，可認為溫顏比自己聰穎的風錦年二話不說的照著做，用柴刀砍斷十幾尺長的藤蔓。

一會兒，他便曉得溫顏打什麼鬼主意了。

原來藤蔓的一頭綁著三十來斤的小豬，一頭是他們大筐加小背簍的重量，她先將小豬緩緩放下，觸及地，讓小豬發出叫聲，小豬的豬家族一擁而上要把小豬拱下來，可是溫顏很奸詐，籬筐被推下懸掛半空中，小豬也被高高吊起，笨豬撞樹撞得頭暈眼花。

兩人輪著來，一下子放筐，一下子放小豬，七、八頭大豬小豬也分不清東南西北，聽到小豬叫聲就拚命撞樹，想把樹撞倒。

如此重覆幾十回，小胳膊酸了，沒力氣，樹底下倒了幾頭撞昏了的野豬，想爬爬不起來。

「你把小豬拉好，我下去殺豬。」豬不死他們沒法離開，困在樹上，到了晚上就走不掉了。

「什麼？」他沒聽錯吧！她要下樹……殺豬。

溫顏的話讓人打從心底發慌，以為她在開玩笑，可是看牠哧溜一聲的溜下樹，驚覺她說真話的風錦年連忙將綑豬的藤蔓綁緊，打算從樹上往下爬，拉著溫顏趕緊往林子外跑。

只是他藤蔓剛綁好，樹下傳來豬的哀嚎，他低頭一看，最大頭的公豬已然氣絕，溫顏的小鏟子一半插在另一頭母豬的豬頭，一半露在豬頭外，母豬痛到爬起來亂撞，又一頭撞上樹頭，小鏟子被撞掉了，豬頭的傷裂開，噴出大量的腦漿，過了沒多久，抽搐的母豬也死了，還有一頭小豬也本身就個頭小，撞了那麼久，早就受傷奄奄一息，倒是不用溫顏動手就死了。

看見同伴死掉，有一頭豬嚇得豬蹄子一抬，跑了，其他的豬見狀也跟著跑了，原地留下三頭豬。

「這……牠們死了？」看著又爬上樹的溫顏，看得目瞪口呆的風錦年再次說話結巴。

「應該死透了。」她不確定，再等一會兒以免遭到去而復返的野豬群圍攻。

「應該？」聽起來叫人心有不安。

「豬會裝死。」她手軟腳軟了，沒力氣再與豬搏鬥，她目前的小身軀實在太弱了，沒她前世十分之一的身手，用一條鐵絲也能取人性命。

沒聽過這說法，豬有那麼聰明？

風錦年躊躇地說：「溫顏，時候不早了。」他肯定趕不上溫夫子的課。

「我知道，再等一下。」

催催催……催魂呀！百無一用是書生，她身邊的為何不是孔武有力的獵戶，至少還能扛重物，而他……揹得動自個兒的籬筐已是萬幸，不敢指望太多。

「等什麼？」他脫口問。

溫顏冷冷一瞪，「等我腿不軟、手不麻、心口不發顫了，你以為我殺兩頭豬不怕嗎？」

她也怕，怕力有未逮，畢竟今非昔比，她必須一擊斃命，若有閃失遭受反撲，弱小的軀體支撐不住，被野豬拱上兩下就要重新投胎去了。

九歲真的太小了，她得花上幾年功夫鍛鍊，就算達不到顛峰時期也要有自保能力。溫顏殺豬不單純是想吃肉，也是想了解自己現在的身體狀況，日後好利用這座山做體能訓練。

「溫顏，妳還好吧……」風錦年吶吶地說，是他不好，讓她受到驚嚇。

「不好。」前世她當了十二年殺手，七年的無國界醫生，看過的生死比尋常人還多，早就置生死於度外，可是區區幾頭豬居然讓她害怕了，還是死神給予她的警告，叫她珍惜重生的生命。

「那我攜妳……」她不重，他攜得動。

「豬呢！」

「豬？」

「你不會認為我會把兩頭一兩百斤的豬扔下不管吧！」

風錦年一聽，面露驚色，「妳要把這些豬拖回去？」他們兩個人怎麼辦得到。

「你做不到？」溫顏有想把他雙腿打瘸的衝動。

「溫顏，兩個大人也不可能拖走這些豬，何況妳和我。」

他勸她放棄，不要白做無用之功。

「天底下沒有可能的事，有心鐵杵磨成繡花針，你去砍竹子做竹筏，我們一人一邊拖也要拖下山。」

人定勝天，她就不信人小成不了大事，只要一出了林子，便能請村裡的叔伯們幫忙，大不了一人分他們三斤野豬肉。

她想得簡單，兩人先合力拖出一頭大豬，回頭再拖另一頭，風錦年腿長跑得快，先回村子裡喊人，她顧著豬，等村人來了再抬下山，野豬肉不多見，起碼能賣上十來兩銀子，她和風錦年分一分。他娘有銀子買藥了，而她能讓爹吃上肉，做幾身新衣，再存點錢買地。

當夫子的窮到一件舊衣穿三年，還要考慮學生沒飯吃，她不曉得她沒來之前這對父女過的是什麼日子，兩人瘦得都可以當神仙了，吃著野菜粥配鹹菜，米缸永遠填不滿。

如今有她在了，她不會讓原主的爹再挨餓受凍，誰敢因他性子溫和欺上門，她就讓人見識她欺負人的本事。

「溫顏……」風錦年太為難了。

「呵呵呵……小姑娘，有句話叫心有餘而力不足，妳知道這意思嗎？」不自量力還理直氣壯的人，他頭一回見到，有趣、有趣、真有趣。

伴隨著突如其來的蒼老聲音，一道白影飄了過來，白髮、白眉、白鬍子，一身白袍，腰上繫了只玉葫蘆，手中一根紫玉簫，落在風錦年眼中，真應了那一句仙風道骨，好一個人間神仙，化劫渡災而來，但是……

溫顏眼神冷冷，話語很不客氣，「老頭，你死了多久，看你年歲不小還不去投胎，是當鬼當上癮了，不想再世為人了吧！」

裝神弄鬼的，會輕功了不起呀，一把年紀也不怕閃了腰，真正的高人是隱世匿蹤，誰像他那般招搖，唯恐世人不知，裝腔作勢。

「什麼死了多久，老夫今年六十有九，做妳太爺爺都綽綽有餘，小姑娘眼睛沒長好，看風成影了，這眼力呀，噴噴，比老夫還不如。」

牙尖嘴利的，合他心意，他們天山派專出毒舌弟子，一張嘴巴毒枯十里花海，萬魚翻白肚，千里白雲轉眼成黑霧，一片枯骨。

「老頭，嘴皮子再厲害也是兩片皮而已，有本事一葉芭蕉輕搗，眼前幾頭豬就飛到我家院子。」溫顏猶帶三分稚色，說出的話卻能叫人吐血，眼眸澄澈，卻帶著狡黠。

「不用芭蕉葉，老夫一隻手就能把事兒辦好。」老人飄然下樹，這幾頭野豬便好似燈籠，輕飄飄地被托在手中。「小丫頭，說說妳家在哪兒。」

溫顏和目瞪口呆的風錦年分別下樹，聽見他的話語，指了一個方向，隨口說道：

「有一套呀！老頭，看不出你功底深厚。」

「小丫頭，要不要拜老夫為師，老夫破例收妳為徒。」他天山老人季不凡的徒子徒孫都能當她爺爺了，一拜師輩分可高了。

三人一起走出林子往山下走，聞言，溫顏看了他一眼，清脆的吐出兩個字——

「不要。」

「什麼？」他瞪著眼，鬍子一翹一翹的豎直，砰的一聲，手上野豬落地。

「老頭，你要弄壞我的肉，一頭賠兩頭。」她殺頭豬容易嗎？一直到此時手臂內側還有點痠痛。

「為什麼不肯做老夫的徒弟，妳知曉老夫是誰嗎？」多少人想拜在他門下，即使指點一招半式也像拾到寶似快活。

「你賠我的豬。」她只想吃肉。